

【英】肯·福莱特 著

● 血溅五狮谷

赵明华 戚建平 译

【美】霍华德·戈德福拉斯 著

● 名妓猝死之后

# 名妓猝死之后



## 名妓猝死之后

[美]霍华德·伊·戈德福拉斯 著  
赵明华 戚建平 译

## 血溅五狮谷

[英]肯·福莱特 著  
马莉·黄燕 译

## 名妓猝死之后

(美) 霍华德·伊·戈德福拉斯 著

赵明华等译

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经五路16号)

山东省东明县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12 印张 259千字

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3,500册

ISBN 7-5400-0098-8 /I·91 定价3.45元

# 名妓猝死之后

[美] 霍华德·伊·戈德福拉斯著  
赵明华 戚建平译

目次

第一章 绪论 1  
第二章 数学 1  
第三章 数学 1  
第四章 数学 1  
第五章 数学 1  
第六章 数学 1  
第七章 数学 1  
第八章 数学 1  
第九章 数学 1  
第十章 数学 1

# 第一章

“我们已作出了裁决。”

法官松了一口气，宣布道，然后他把案卷交给那位从法官议事室叫他的书记员。

法庭里座无虚席，挤满了与案子有关的人，以及好奇心十足的探猎者。

马克·哈蒙得向他的当事人欧内斯托·洛佩斯微微一笑，拍了拍他的手。哈蒙得的微笑中隐藏着内心的忧虑。从陪审团开始评判之时起，阵阵恐惧向他袭来，他惊恐地感觉到有罪的判决将对洛佩斯和他的家庭意味着什么。哈蒙得知道，如果他审理一百个或者一千個案子，这是最令人忐忑不安的时刻，也就是怀疑自己的时刻。我在辩护中漏说了哪些话？在讯问中遗漏了哪些问题？采用了哪些后来反思时觉得愚蠢的策略？

“全体起立。”法官进来时，书记员朗声宣布。

法庭中的人们都站了起来，等待法官坐下。然后，陪审员们一一严肃地在陪审席入座。

马克·哈蒙得凝视着法官座席上方刻印着的金色的大字：“我们相信上帝。”然后，他把目光转向栎木隔板墙上引人注目的纽约州大印。最后，他把目光投在他的对手——地方检察官身上。这位可能满腹狐疑的检查官正在认认真真地审视手中的圆珠笔。

陪审员们就座后，书记员请陪审长讲话。马克·哈蒙得觉得，陪审长的裁决不仅关系到他的当事人是否有罪，而且也是对他辩护能力的一次考验。

“请被告起立。”书记员说道。

欧内斯托·洛佩斯站了起来，浑身颤抖着。哈蒙得握住他的胳膊，尽力使他镇静下来。

陪审长看了看他手中的裁决书。

“陪审长先生，陪审团作出裁决了吗？”

“是的。”

“在起诉书上，被告被指控犯有一级凶杀罪，你们认为怎样？”

“我们认为被告是无罪的。”

洛佩斯的腿开始支撑不住了。哈蒙得紧紧扶住他，以防他倒下。悬在洛佩斯全家心上的石头落了下来，他们激动得失声痛哭。

马克·哈蒙得陪同洛佩斯进入大厅，感到紧张的神经松弛了。哈蒙得三十四岁，身体修长，脸庞瘦削。洛佩斯一家人虽然齐刷刷的一般矮，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上前去亲吻他。这个案子是由法庭交给他办理的，虽然这是义务辩护，

但是，他知道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亲昵时刻，是难以用金钱换取的。

哈蒙得从他眼角的余光，看到一位妇女正在等电梯，她对他怒目而视。这个女人的名字叫兰迪·斯潘塞。她是这次起诉的证人。她作证说，她亲眼看到洛佩斯用扳手猛击受害人的头部，这是致死的直接原因。但是，哈蒙得通过讯问已经证实，她在到达现场前没有看到所发生的一切。既然陪审团接受了洛佩斯的自我辩护，显然，兰迪·斯潘塞是极为不满的。在一般情况下，他不会因此而感到不安，但是，这个女人身上的某些东西——她那种咄咄逼人的挑战态度——使他决心让她相信，他的当事人是无罪的。

当然，当她走进法庭时，他一眼就认出了她。作为纽约最成功的模特儿的她，曾多次出现在杂志和电视广告上。她身穿深蓝色套装，装束虽然简单，却更能衬托出她那清澈的蓝眼睛。毫无疑问，她的装束是在地方检察官的授意下打扮的。不管怎样，即使她披条黄麻袋，也不能掩盖她的美丽。

电梯的门开了又关上，兰迪·斯潘塞隐没在电梯中。他们很难走到一起：她属于纽约年轻时髦的圈子，而哈蒙得的大部分时间却在他的办公室或者有关政治而不是时尚的社交聚会中度过。

哈蒙得和洛佩斯的十二位家人挤在电梯里。他犹豫不决，不知道是否应该回办公室去处理在法庭审理期间积压下来的工作。因为，已经是圣诞节前夕了。

当他走到外面时，看到早晨的小雪已变成肆虐的暴风雪。天气为他作出了决定。他要回家，准备参加晚上在斯威尼家举行的晚会。查利·斯威尼是一位颇有影响的政治人



物。由于某种原因，他对马克有好感。

他走近街角处，看到兰迪·斯潘塞站在中心大街，正在拦出租汽车。他突然想到，得同那个女人谈一谈，不能让她心怀不平地离开这里。

“喂，”他叫道，但又马上后悔自己过于冒昧。

她没有答理他，继续招手拦截过往的出租汽车，但是没有拦住。

他不想放弃这次机会。“你要上哪儿，我就把你带到哪儿，”他说道，“否则，你可能要在这里等上好几个小时。”

她还是不理睬他的存在，站在那里不动，他但愿出租汽车不要停下来。希望还是有的，过往的出租汽车都坐满了人。

“听我说”，他说，“我把车开过来。如果我回来时，你还在这里，至少请考虑一下我的好意。我只收一半的车费。”

她还是一声不吭，但是至少紧蹙的眉额舒展了。他跑到停车场，付了看车费，把他的鸿达车开到街上，诅咒着拥挤的交通。当他再次向北驶向中心大街时，他看到了她。“好！”他得意洋洋，“今天真走运。”他把车开到马路旁，从驾驶室跳了出去。可是，他还没走到她身边，就在冻得滑溜溜的街道上摔了个四脚朝天。她先是微微一笑，等他爬起来时，她竟大声笑起来。摔了个四脚朝天是他所付出的小小的代价。他拍了拍衣服，庄重地为她打开车门，让她进去，差一点又在驾驶室旁摔倒。

“夫人，去哪儿？”

“去广场，”她说。他注意到她的脸上仍挂着笑容。

他在暴风雪中缓缓地驾驶着鸿达车。“现在，让我们言归正传吧。兰迪·斯潘塞，你为什么不喜欢我？”

“我没有不喜欢你，哈蒙得先生。你有你的任务，并且干得很好。我所不喜欢的是裁决的不公正。”

“我看到了所发生的一切，”她继续说道，“你的当事人是凶手。”

“我想在你看来是这样，”他说，“但是，按照法律，当一个人的生命受到威胁时，他就有权进行正当防卫。我所做的是向陪审团证明，我的当事人所采取的是正当的防卫。”

“难道暴力是正当的吗？”

他不想同这位可爱的夫人争辩。“嗯，从哲学上讲，你可能是对的。但是，陪审团已作出了裁决。”

“你操纵了那个陪审团，干得不错。但是，我怀疑在裁决的天秤上失去了真理的砝码。”

“我将会告诉你全部的事实真相，”他说道，“今晚我请你参加一个圣诞节晚会。我知道，在这种情况下邀请你不免有些冒昧。”

她微微一笑，打破了紧张的气氛，使马克·哈蒙得在驾驶席上飘飘然起来，但他很快又镇静下来。

“谢谢你！但是，我恐怕还有其他的安排。”她说。他把车开到广场门前停下，让她下车。她站在敞开的车门边，深深鞠了一躬，表示感谢。“你去取车时，我有意没拦一辆空着的出租汽车。我仅想让你知道这一点。”她关上车门，走进旅馆。

他把车驶向第六号街，然后往北，驶向中心停车场。一

路上他满怀欣喜和希望。他把车停在停车场工作人员专用的停车处，下了车，开始在雪中行走。这是极不寻常的二十四小时，他想回味一下经历过的一切。今天是他打赢官司的一天；是他欣赏暴风雪的一天，雪花和冰霜雕刻出一派美丽的冬天景色，城市到处银装素裹，树木变成了琼枝玉叶，今天也是他幸会一位聪明美丽女子的一天。总之，这一天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这样的事物的确不会经常发生。

气象台预告有小雪，但是，他们同往常一样预报错了，本尼·雷勃思索着。这是一次特大暴风雪。本尼走下凯迪拉克轿车，擦掉挡风玻璃板上的积雪。

他回到车里，向宽广的草坪的另一头望去。被雪染白的高大的橡树像哨兵一样守卫在一座大宅第的周围。老板进去已有一个多小时了。本尼希望会议很快就会结束。他不喜欢路上越积越厚的落雪。

由于某种原因，可能是风向的关系，汽车对面的牌子没有被冰雪覆盖。本尼斜眼望去，上面写着：迪拉菲尔德街——菲尔德四通重地，未经许可，不准入内。违者受罚——菲尔德四通财产有限公司。

本尼不禁笑了起来。他的老板——查利·斯威尼——将不再生活在这个美好的地方了，虽然他完全有资格。本尼回想起查利担任低东区科曼契人俱乐部的分区领袖时的情景。那时，本尼被斯威尼雇用作他的司机和信差。本尼志大才疏，无所作为；而查利最终当上了州民主党领袖。毫无疑问，查利·斯威尼控制着纽约州的民主党。

查利是个有妻室的人：他为人坦率，性格温和。当工会

领袖被起诉犯有贪污罪，国会议员被指控犯有伪证罪、或者石油大亨的儿子因贩毒而被捕时，总会有人找他疏通说情。

本尼看到大楼的前门打开了，秃顶肥胖、中等身材的斯威尼同站在门厅里的人握了握手，然后，沿着蜿蜒小路疾步向汽车走来，上车坐在本尼的身边。“他娘的，”这位州民主党主席恨恨地骂道，“这场风暴刮个没完没了。这个圣诞节前夕真是讨厌。我们走吧。”

本尼把车徐徐驶向亨利赫德森大街。“往哪儿拐，查利？”

“最好回家。客人来时候我若不在，佩格会要我的脑袋。”

本尼驱车向南驶去。几分钟以后，斯威尼打破了沉默。“爱伦·斯特迪范被提名为州长候选人了，我表示支持。”

“我猜着了。”本尼说道。

“你也猜着我并不喜欢那个畜生吗？告诉你，并非因为他生来富有。我也认识其他富翁——像赫比·莱曼和艾维·海曼那样的富翁。如果他们生来贫穷，他们就会处在下层阶级。”

“他的那位曾经当州长的叔叔怎么样？”

“韦斯·斯特迪范常常目空一切，但是他总是站在我党一边。可是，这个畜生……我真不明白。”斯威尼停下来点燃了一支烟。“你知道，爱伦·斯特迪范连任五届国会议员，虽然民众对他怨声载道，但是他仍然为我们控制着这个地区。投票者热爱他。当他赴任州法官时，我们就失去了那个地区。”

“噢，原来这是你支持他的理由？”本尼说道。

斯威尼点点头。“凭他那万贯家产，高贵的出身，以及一笑值千金的微笑，我们定能赢得竞选的胜利。那个畜生甚至还算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他拥有一切，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不能让比尔连任。’”

“那么，查利，你为何愁眉不展呢？”

斯威尼不快地把烟头掐灭在烟灰缸中。“我不知道，他是否靠得住。”

“你想想，他一旦获胜，会以恩人自居，把党组织搞得一团糟。”

“也许。但是，除乔·克利克以外，分区主席们全都支持他。乔认为，斯特迪范不是个光明正大的人。我为此颇感棘手。也许乔是对的，他总能正确估量一个人。因此，他才得以爬上布法罗市长的宝座。”

“查利，那你怎么办？”

“支持斯特迪范。我们在野已有八年，时间耽误得太久了。斯特迪范是我们最有希望的人选。并且，我敢打赌，他会明白，若想取胜，必须依靠我们的支持。”

车轮在冰雪覆盖的路上滑了一下，本尼摆正方向盘，汽车向前驶去。“你知道我为何担忧吗？”本尼问道，“我们在一起共事已有三十余年了。我看到过你在选举和其它重大问题上的失策，但是，你从来没有看错过人。因此，如果你对此人不放心，我难免为你担心。”

斯威尼没有回答。凯迪拉克轿车顶风冒雪，缓缓驶向市区。车上的两个人默默地想着各自的心事。

爱伦·斯特迪范既是纽约市最高法院的法官，又是未来

的州长候选人。他在利费代尔他的办公室，向住在棕榈海滨的妻子打了个电话。洛伦渴望知道他是否得到民主党的支持。斯特迪范明白，她的关心并非出于对他的爱和关切，这两者早在几年前就消失了。事实上，她丈夫会当选为州长的可能性，膨胀了她的野心。洛伦·菲利普·斯特迪范渴望从身居高位的丈夫那里得到声誉和权力。

他们之间的关系表面上很融洽。洛伦容貌美丽、如花似玉，并且具有无瑕可击的家谱。她对具有政治野心的人来说，是一位理想的妻子。他们这种基于利害关系的婚姻非常适合斯特迪范，特别是自从他有了一位世上最令人激动兴奋的女人作为他的情妇以来。

斯特迪范同妻子和孩子们通过电话后，走向酒柜，给自己斟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现在同安德莉娅保持关系已不可能，不管他怎样后悔，这种关系必须终止。安德莉娅当然不会对此感到高兴。但是，他决不能因为一个女人而失去当州长的机会。他苦心经营多年，难道不正是为达此目的吗？

斯特迪范想，虽然民主党支持他竞选，但是，查利·斯威尼的内心一定是不高兴的。斯特迪范对此暗暗自喜。斯威尼深知，斯特迪范在获胜后是不会听从他或者其他党派的人指挥的。

斯特迪范了解自己的价值，知道民主党这次请自己出马是孤注一掷之举。他在州里是个能击败乔治·比尔的唯一人选。他感到遗憾的是，他的韦斯叔叔不能活着亲眼看到另一个斯特迪范家的人登上州长的宝座。

当他想到安德莉娅时，不由感慨万分。他走到窗前，侧耳倾听雪粒打在玻璃上的沙沙声响。他情绪激动，给自己又

斟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一饮而尽。他几乎马上感到了酒的威力。早晨起床到现在，他几乎粒米未进。他站在壁炉上方的镜子前，对着镜子中自己那高大宽阔的影子自言自语道：

“你这个傻子！去年，当你认识到她的感情过于缠绵时，就应该立刻终止这种关系。也许是你自己陷得太深而不能自拔？”

他转身从镜前走开。许久以来，他一想到要和安德莉娅断绝关系，就不由五脏俱焚，痛不欲生。时至今日，他仍于心不忍。但是，明天他就要驾机前往棕榈海滨，同洛伦和女儿们一起过圣诞节。他只好忍痛割爱。斩断情丝，须在此时。

安德莉娅固然从他那里得到了不少好处，但他知道，她要起脾气来会六亲不认。在她心绪不好的时候，他早就领教过她的厉害。他的胃剧烈地抽搐了一下。她是他竞选道路上的障碍。她认识全市各家报刊的每一个闲话专栏作家。她不仅能制造新闻，她本身就是新闻。她那两次令人咋舌的离婚案早已被报界绘声绘色地大肆渲染过。她带着她从未使用过的贵族头衔离开了第一个丈夫；后来，又带着她不可缺少的阿拉伯酋长的二百万石油美元离开了第二个丈夫。

斯特迪范感到十分疲倦。这一天太长了。他把六英尺长的身子舒适地靠在垫得又软又厚的椅子上。佣人已回家过节去了，房子显得宽大空荡，变成了黑魆魆的一片。唯一可以听到的声音是使他昏昏入睡的风雪声。

他梦见自己在就职典礼上，举起右手进行就职宣誓。洛伦和孩子们自豪地站在他的身边。“我坚决履行美利坚合众国的宪法……”他定睛看了看洛伦，可是她变成了安德莉

娅，正在哈哈大笑。洛伦不见了，他的女儿也不见了，只剩下他和安德莉娅。

他刚才似乎不过是打了个盹。但是，他的表告诉他，他已睡了好几个小时。晚了，快十一点了。然而，他决定，在他被民主党提名为州长候选人的消息公开宣布前，最好去见一见安德莉娅。他感到惶惶不安。

他站了起来，在壁炉前踱来踱去，思忖着。干吧……已经没有其他选择了。

他抓起电话筒，拨了她的电话号码，立刻听到了熟悉的声音的回答。

“安德莉娅吗？我是爱伦，今晚我想见见你。”

“但是，亲爱的，你不知道外面有暴风雪吗？”

“现在我在家里。一个小时以后，我就到你那里。”

“爱伦，我太疲倦了，明天见会更好的。”

“不，对不起，这不能等，我马上过去。”

他挂断电话，快步走向楼上的书房，从衣袋里拿出一把钥匙，打开写字台的底部抽屉，取出一顶灰色的宽沿粗呢礼帽，戴在头上，盖住他那满头浓密的黑发。然后，拿出一副变色镜。帽子和眼镜是道具，尽管戴上这些东西使他显得傻里傻气，然而却是他去看安德莉娅时必不可少的伪装。在这副装束下，他怀疑连自己的妻子在街上遇到他，也难以认出他来。

他穿上一件浅灰色的粗呢大衣，把领子翻得高高的，然后，又从电话机挂钩上拿掉话筒。他被提名的消息此时可能已向内部人公布了。电话将纷至沓来。至少占线的信号将表示他在家。否则，他将难以解释自己为何在圣诞节前夕顶风冒雪外出活动。



## 第 二 章

迪拉菲尔德大街成了一片冰雪的世界，帕克韦大街也不例外，狂风呼啸，大雪纷飞。斯特迪范心里明白，要说服安德莉娅将要冒很大的风险。他驾车离开大道，缓缓驶向扬基体育场。他把车停放在沃尔顿大街的布朗克斯区法院的后面，然后朝地铁走去。一辆招揽顾客的出租汽车拐了个弯，迎面驶来。他招招手让车停下。他上车后告诉司机把他送到哥伦布广场。他伸手摸了摸衣袋里的两把钥匙：一把是安德莉娅房门上的钥匙，另一把是公寓楼后面那条胡同的大门上的钥匙，那个大门通向公寓后门和自动电梯。安德莉娅早已凭自己的风骚从公寓主管手中弄到了大门钥匙，并进行了复制。斯特迪范已这样同她私通了三年……。唉……这种愚蠢的偷偷摸摸的游戏马上就要结束了。

当车接近哥伦布广场时，斯特迪范告诉司机他要在第五十九号大街下车。下车后，他一直等到汽